

前漢書

冊
舌

前漢書卷七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字充反又辭

古亦兩音景本只音徂充反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宋

必字無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

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師古曰

視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所追捕及

制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

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

古長劍首以玉作并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似蓮

是也櫛音磊標音匹遙反○宋祁曰注佩環玦師

前漢書卷七十一 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

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

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

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

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

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行音下

更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

輕也師古曰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

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宋祁曰南

有之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

黃犢車建黃旒師古曰旒旗之衣黃襜褕著黃冒

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襜音昌瞻反褕音謂衛太子師古曰公車以聞師古曰詔使公卿

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長安

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

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師古曰安猶徐

也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

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瞶得罪於靈公而

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欲

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

以距蒯瞶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也○宋祁曰注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

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

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

名聲重於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

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

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也他皆類此本夏陽

人姓成名方遂居湖師古曰湖縣名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

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

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師古曰幾讀曰冀即詐自稱詣闕廷尉

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

東市一姓張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

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

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

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

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

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

上甚謹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

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

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

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

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

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

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

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太子每朝因進見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

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

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今仕官至二千石謝本宋祁曰宦字宦成

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

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

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滿三月賜告廣

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

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

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錢行也解在景十三

王及劉屈居共反張音竹亮反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

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

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此○宋祁曰

日字下疑更有日字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

餘尚幾許也趣讀曰促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促居歲餘

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

君時頗立產業基陟師古曰幾讀曰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

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鄧展曰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我言也師古曰

丈人嚴莊之稱也故 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

親而老者皆稱焉師古曰闕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諄惑也音布內反

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

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

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

富者衆之怨也○宋祁曰衆字吾既亡以教化子孫

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宋祁曰南本浙又此金者聖

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

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說皆以

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師古曰其父于公為縣

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

也羅懼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

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

孝婦事我勤苦○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事養我哀其亡子

守寡我老久索丁壯奈何○字也音力瑞反其後姑自

經死○師古曰不欲累婦故自殺宋祁○宋祁姑女告吏婦

殺我母吏捕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

服具獄上府○府也上音時掌反于公以為此婦養姑

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

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因辭

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

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

是乎○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宋祁曰於是殺牛自祭

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

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為獄史郡決

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

○宋祁曰與南本作爲浙本作

與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

崩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

立○宋祁曰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

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爲光祿大夫師古曰

同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

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

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師古

曰鈞禮猶言亢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

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

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師古曰言于定國爲廷尉民自

以不冤師古曰言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

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

音嗜此說非也下叙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

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冬月治請讞

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劉攽曰

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共為廷尉十八

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

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

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師古

不相違戾也拂音佛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

同國不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天子皆

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

咎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

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

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賊發不得恐負其至亡辜

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師古曰亟急也

繫失物之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師古曰寢漸也民多冤結州

郡不理連上書者○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並作遠交於闕廷二千

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民田有

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

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

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師古曰贍足也今丞相御史

將欲何施以塞此咎師古曰塞補也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師古

盡也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

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

師古曰以遭饑饉不能相養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

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吏及

東方人言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

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

各以誠對師古曰言能防救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

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

師古曰息謂自休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師古曰大錄總錄也毋過者

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師古曰言民積替也

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

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師古曰非聖者謂常人日

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也師古曰所以致此災經曰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語堯曰篇君雖任職何

必顛焉師古曰顛與專同其勉察郡國守相羣牧非

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

師古曰悉盡也定國遂稱篤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

十斤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諡曰安侯子永嗣少時

耆酒多過失師古曰耆讀曰嗜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

任為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

聞○宋祁曰南本由是以列侯為散騎光祿勳至御

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

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

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

師古曰閭門里門也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

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

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

舍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

議器之師古曰以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

於本朝為博士論石渠張晏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

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服虔曰寬

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才夜反及為三公直言

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

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

秦之鐘聽鄭衛之樂音師古曰撞反臣誠悼之今士卒暴

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亟師古曰亟急也思與百姓同憂

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耐祭宗廟出便門古師

曰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

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

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禮終

見死傷犯於齊絮不得入廟祠也劉攽曰一說也

也時上方入廟陽夏公曰以杜牧論諫書考之當作

二陛下不廟矣若本有得入上不說師古曰悅先毆光

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毆導乘輿也臣聞主聖

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

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乃從橋

後月餘以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年穀不熟也與丞相定國大司

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

十斤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

之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

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洎小臣也○劉敞曰致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

云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梁

國之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

為順陽長榆邑令師古曰榆音詢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

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師古

曰傳讀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

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

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論語

也言治天下者三十三年然後仁道成著也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

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

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

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師古曰與何德化

休徵不應之久也師古曰迹謂昔者帝堯南面而

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求其踪迹也

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師古曰虞書

德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孝經曰天地

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

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師古曰言夫孝子善述

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

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

后稷而以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

以卑臨尊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

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

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

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言

能正考古道以立功立事則可長年享國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

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舉奏刺史二千石

勞俸有意者師古曰勞俸謂勤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俸者以恩招俸也勞音盧到反俸音

盧代反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師古曰恣民

也也所過見稱舉奉使者十一人為最景○宋祁曰奉字

誤謂當削舉改奏作奉直云所過見稱奉字遷丞相司

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

限復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參遷長信少府大鴻

臚光祿勳

師古曰臚古累字

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

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就

師古曰就亦成也

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

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

不正左遷鉅鹿太守

師古曰謂罷昌陵

後上遂封長當以

經明禹貢使行河山

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

更行音下

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大

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

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

如淳曰漢儀注御史

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

說也

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

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

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

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衆以君爲相視事日寡

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爲災朕之不德

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

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

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

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

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

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

爲博士遷東平太傅宋祁曰太傅淳化本作禹以太守刊誤據史館本作傅

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爲

右扶風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

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不得在京師數年復入爲大司農光祿勳右將

軍哀帝卽位徙爲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
官迺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
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
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
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
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
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言上迺召宣爲光祿大夫
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
侯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
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爲言覆音芳目反臣資性淺薄年齒老耗師古曰耗與耄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埃寘溝壑師古曰埃古埃字莽白太后策

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耗昏亂非所

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

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

宣居國數年薨諡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迺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

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音師古曰桑亦其次

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為任職臣音力瑞反鄭氏曰當言折

獄師古曰哀鰥哀恤鰥寡也哲獄知獄情也○劉奉

世曰詩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則鰥字也然則古文

鰥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乃哀矜折獄爾

如顏說則哀鰥哲獄皆不成辭于丞相傳又云務在

豈獨鰥寡此亦後人不少曉矜字妄增之爾凡決疑平法

不義也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師古曰同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師古曰論語

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患于失位而為傾邪也贊

言當宜二人立
操有異于此矣

前漢書卷七十一

前漢書

書

卷七十一

列傳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南齊書卷之十一

漢書卷之十一

前漢書卷七十一考證

雋不疑傳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臣召南按此天漢二年事也勝之河東人以光祿大夫出爲直指使者至太始三年爲御史大夫

于定國傳爲廷尉十八歲○臣召南按定國以地節元年爲廷尉至甘露三年遷御史大夫公卿表作爲廷尉十七年遷蓋從爲廷尉之次年實數故與傳不同也

萬方之事大錄於君○顧炎武曰今所傳王肅注舜典納于大麓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蓋西京時有此解故詔書用之

薛廣德傳沛郡相人也○唐書宰相世系表曰薛公獻策減黥布封千戶侯生瑒瑒生茂宣茂宣生懷則懷則生引孫引孫生廣德

平當傳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注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臣召南按此文西京所行僞泰誓辭也郊祀志亦引此文云正稽古立

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然則傳於亡窮四字當所自撰以結引書之意也

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臣召南按此但言由布

衣以文學升庸者耳不然絳侯條侯輔佐文景非

父子宰相耶

贊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

毛詩禮記鰥寡之鰥皆作矜此亦矜之誤哲則折

之誤也師古注非

前漢書卷七十一考證

前至六後三平為職夫大夫

二平學也

○臣召南按此但言由布

○臣召南按此但言由布

前漢書卷七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遷謂從紂都遷

之以來春秋左氏傳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以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

商紂暴虐伯夷叔齊薄之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鼎遷于周

臣伐君不忠餓死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

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維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為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以

云隴山在遼西諸說不同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

彼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為是也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

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師古曰事而孟子亦云聞

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師古曰懦柔弱也音乃喚反又音儒

前漢書卷七十二 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宋祁曰浙本多二莫不

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角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

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代皇甫謐

圈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

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弃

略一無取焉○宋祁曰季字下當有公字角不成字

當作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師古曰

商州商維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

縣山也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

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

得以爲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

真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爲嚴遵二輔

其字皆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

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而終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

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

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

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師古曰裁與才

同閱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

也列所坐之處也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

餘言師古曰嚴周卽莊周揚雄少時從游學且而仕京師顯名

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

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

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誣也彊心以爲不然

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

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

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

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師古曰以身沒盍執諸名

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孟康曰盍何不以也言何不

曰言有執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爲不然唯自

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

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也揚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

且貴也師古曰謂當惡乎成其名師古曰惡於谷口

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

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

君平湛深元默無欲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

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師古

得之不事苟久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師古

隨侯珠也和和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

氏璧也諸之和也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

用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已上皆揚雄自園公綺里

季夏黃公向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

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

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臯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

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

者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

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

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

中心惻兮師古曰檜國匪風之篇發發飄風貌揭揭

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丘列說曰是非古之

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

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

有道之車也故傷之○劉敞曰按文及注當云發發

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古之車也剋剋者蓋

不為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宋

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

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一本無也字昔召

公述職師古曰召讀曰邵公名當民事時舍於棠

下而聽斷焉師古曰息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

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

棠勿剪勿伐師古曰蔽音必二反芾音方未反芾音步末反藜大

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臣瓚曰搏促也師

反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咤亦叱字也音竹駕反手苦於箠

轡師古曰箠馬策音止藥反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

埃師古曰景作克校作報浙本作克夏則為大暑之

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屢薄師古曰屢與偃同言

也迫也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奕柔非

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尊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

也師古曰隆高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旃與旣同明

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

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

師古曰訢古欣字其樂豈徒銜檄之閒哉師古曰銜馬銜也

以檄為馬之長銜非也檄音其月反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師古曰形體也信讀

日進退步趨以實下如淳曰今人不實則吸新吐故

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師古曰臧五臧也練其氣也適和也於以

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

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仙人美聲廣譽登而上

聞○宋祁曰疑作發則福祿其轅而社稷安矣師古曰轅與

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

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

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

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

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冀願大王

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

造行不能無情○宋祁曰情疑作愴類中尉甚忠數

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

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輒諫爭甚得輔

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

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

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師古曰已今解於上

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

師古曰發謂興舉眾事○宋祁曰南本浙本且何有所發句上有毋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

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吉引之願大王

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

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

寄幼孤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

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

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

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也量音力向反臣願大王

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

常以爲念王既到卽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

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

能輔道陷王大惡師古曰道讀曰導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

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

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

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

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

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

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

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值○公宋祁曰注文不字下疑有可字

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

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其務在於期會

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

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

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

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

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

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

雅文王之詩也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

州共貫也

師古曰解在董仲舒傳

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

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

者不知所繇

師古曰繇與由同

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

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

師古曰言其行是以前深難久行

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

亡極

師古曰萌生言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

質樸日消恩愛浸薄師古曰寢

漸也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

非空言

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

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

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

安逸而壽考

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

師古曰高

宗殷王武丁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

曰趨讀曰趣趣嚮也

唯陛下財擇焉

師古曰財與裁同

吉意以為夫婦

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世俗嫁娶太早

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

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

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

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使男事

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

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

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誅利宋祁曰南本不畏死

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

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又言舜湯不用三公

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

世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

曰子第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驚不通古今師古曰驚與傲同至於積

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

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在位貪

鄙無功而受祿○宋祁曰注文

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

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

府省尚方

師古曰尚方主巧作明視天下以儉

師古曰視古者

工不造瑠瑒商不通侈靡

師古曰瑠瑒者刻鏤為文瑒音篆

非工商之

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

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

師古曰迂遠也音于吉遂

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

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

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亦啗字耳此

義與高紀啗以利同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

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

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

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

師古曰彈冠者言入仕也言

其取舍同也師古曰取進趣也舍止息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

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

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

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

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

駿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論語稱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

亦奚以為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師古曰其有口辭遷趙內史

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道病

免官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

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

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

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

左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

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人之法師古曰言

用入之法皆須考以功績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有效也上然其議宣

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

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

薛宣免遂代為丞相眾人為駿恨不得封侯駿為少

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

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入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一

師古曰二子是也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為郎

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

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

居共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坐祝詛下

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師古曰

家哀帝以崇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

美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

聞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由從也反懷詐諉之辭師古曰諉詐言也音虛袁反

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師古曰錯置也不

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

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

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

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傅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傅婢者謂傅

相其衣服衽席之事一讀傅曰附謂近幸也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

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

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

載不過囊衣師古曰囊無底曰囊不畜積餘財師古曰畜

蓄讀曰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

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

黃金以給用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絜行著聞徵為博士

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

為府官所責師古曰太守之府太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

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己問

以政事師古曰虛己謂聽受其言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

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

師古曰秣養也牆塗而不瑀木摩而不刻師古曰瑀謂以粟米飢也

也彫畫也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

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宅賦斂絲戍之役使民歲

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

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

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

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師古曰

音徒器亡瑊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綈厚繒

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衣履綈刀劍亂於

主上師古曰綺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

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

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

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師古曰正曲曰臣愚以

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

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方今宮

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

輸物不過十笥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方今

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

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

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銀器物
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
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已言蜀東西織室亦然
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

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見

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師古曰

飲讀曰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

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師古

曰食人之骸骨○宋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

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王

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

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師古曰此填及

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

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

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宋祁曰以大失禮逆

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

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羣臣亦隨

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

讀曰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

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及衆庶

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

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辜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

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

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師古曰

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

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

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

其餘皆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

廢去

音師古曰復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

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

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師古

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謹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

意此誠難矣王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鑒甚可畏

也毋貳爾心機事當仁不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

易失勿猶豫也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師古曰不可與臣

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師古曰謂苟順從也

掌上音時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古曰拳拳

倦音義亦同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

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

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

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

不完師古曰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有田百三十畝

陛下過意徵臣猶誤也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

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音扶用反

其下亦同廩食太官給其食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絲

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日侍

醫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

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

以益尊誠非少茅愚臣所當蒙也古草字伏自念

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

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

尸祿洿朝之臣也同音一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

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

一日蹕仆氣竭不復自還音赴仆頓也不自還者遂

死也還讀曰旋洿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孤魂不歸不勝私

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師古曰及身生謂古曰

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

生也史魚衛大夫史繡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言其壹志守經據

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師古曰孳與攷同

也言少故親近生幾參國政讀師古曰冀今未得久聞

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讀師古曰與將

在位者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志趣不同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

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

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

懷德小人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

以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

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

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

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至於生

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

十乃算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

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

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宋祁曰中已當作以

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

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

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五銖錢

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富人積錢

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

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為賈則獲二千之利

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梓少把

土手足胼胝師古曰胼也胼併也胝取也少古草字也把手把也

蒲巴反其字從木胙音步千已奉穀租又出橐稅師古

反胙音竹尸反培音蒲交反已奉穀租又出橐稅師古

故民奔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

以賈師古曰賣田與人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

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

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王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

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除其租銖之律師古

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

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法於又言

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師古曰

徭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

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師古曰令代關東

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師古曰又欲令近臣自諸曹

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

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

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

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師古曰疑者以與民罪疑從

也輕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

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

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師古曰從讀曰用

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

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

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

為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

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

也操音千高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

姓下多者字宋祁曰去者字

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詐也謾反詩逆而

勇猛者貴於官師古曰詩亂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

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

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

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

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

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

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

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

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

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不止則爭盡力

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

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四

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微亦無也折

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

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

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

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師古

日幾反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

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

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天下一艱難也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

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譎佞師古曰遠

離也音于萬反譎古諂字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

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

農如此不解師古曰解也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

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

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
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
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
送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送毀送音大結反為御
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為郎官至東
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送
毀之禮然通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傳宋祁曰然通儒或非之

江南兩浙本無此六字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二人

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

為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為常

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曰卒終也

終其業而勝為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

吏○宋祁曰補字再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迺去州

舉茂才為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司空何武

執金吾闔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

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師古

父亢音抗甫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

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

唯恭應之詞也音弋癸反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甯

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

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

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

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

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

師古曰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

讀與由同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

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

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

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

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

咎皆繇嘉師古曰繇迷國不疑文穎曰信必今舉相

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日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

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師古曰今欲奏此勝曰

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師古曰勝博士夏侯常見

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曰謂

也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

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

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時人常

恚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師古曰何若言無所似也君欲小與衆異

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先

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

受師古曰言於誰聞之也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

恨勝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譖去即應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服虔

曰聞之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

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勝窮無以

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洿辱朝廷事下御史中

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

中與論議師古曰與讀曰豫○劉奉世曰前云博士

也者誤也也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也媚謾

亡狀師古曰疾急也皆不敬制曰貶秩讀與慢同亡狀無善狀也

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爲侍

郎出勝爲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
上復徵爲光祿大夫勝常稱疾臥數使子上書乞骸
骨會哀帝崩初琅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
後爲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
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
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
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縣次具酒肉食從者
及馬師古曰道次給酒肉並飲長吏以時存問常以
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
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
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
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
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

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

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

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

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孔武仲曰龔勝亦漢乞骸

時勝為光祿大夫漢為大中大夫特詔行道舍於是

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

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

龔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

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師古曰即舍家

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師古

謂縣之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

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北

東湖界師古曰湖縣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

拜舍爲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

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

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

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

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

酒師古曰即就也勝就其家而拜之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

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

迎師古曰就家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

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

里致詔師古曰諸生謂學徒也鄉邑有行義之人更反使者欲令

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

師古曰牖窗也於戶東首加朝服師古曰於引東首加朝服師古曰於引東首加朝服

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稱孔子疾君視師古曰於引東首加朝服師古曰於引東首加朝服

前漢書卷七十一列傳六中華書局聚

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

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

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

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師古曰示若

謂之無益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要音一遙至以印

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

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師古曰有詔許使者五日

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

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

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

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

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

棺斂喪事師古曰棺音宮煥反斂音力贍反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

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

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冢也亦

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劉攽曰勝意
一葬之後更不得隨俗動冢土種柏作祠堂 語畢

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

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

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

明自銷薰師古曰薰芳草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

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

守東州丞師古曰東州渤海之縣也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

為郎病去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

薦為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

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

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

過詔條

師古曰出行部乘傳去法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傳音張戀

反駕一馬

師古曰言其單率不依典制也

舍宿鄉亭為眾所非宣坐

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

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

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

馬傅喜始執正義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

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

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師古

曰塞滿也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

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

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

壘之士

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口壘音磊

論議通古今喟然

動眾心

師古曰喟然嘆息貌音丘位反

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

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師古曰敦謂厚重也

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師古曰共讀曰

如字讀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

四罪而天下服師古曰四罪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

也山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感鄧

曰不得其人也請寄為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

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

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

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

更卒也音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依

豪强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宋祁曰大姓疑有家字苛吏繇

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晉

曰避古列字也師古曰言聞桴鼓盜賊劫略取民財

之聲以為有盜賊皆遮列而追捕

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

音一曰毆擊也反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

橫發四死也音師古曰橫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

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

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

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郡守羣臣

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

流教化者邪師古曰側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

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

默尸祿為智師古曰尸主也謂如臣宣等為愚

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

官重高門之地哉師古曰高門殿名也天下乃皇天

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

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

尸鳩在桑其子七今淑人君子其儀一今言尸鳩之

也尸鳩拮鞠也拮音居點反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

穿空師古曰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

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

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

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

天意也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

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

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

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師古曰

不當加於此人此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師古曰

悅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辨足以移衆彊可用

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

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

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

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師古曰更亦

反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師古曰建立龔勝

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師古

輸謂輸委積者也委音迂偽反輸音式可大委任也

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師古曰小有不

也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眾曾不能忍武等邪治

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

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

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

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

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

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

思天地之戒臣宣呐鈍於辭師古曰呐亦訥字也不勝惓惓盡

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

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

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

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

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

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

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

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師古曰仄古側字也徵拜孔光為光

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歎

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歎音翕說音悅女亦同也天人同心人心說則

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軒日連陰不雨軒音古

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

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工葭音莩

景十三王傳但以令色諛言自進師古曰令善也諛諂也賞賜亡度

竭盡府臧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師古曰時

為一第賜賢猶嫌匿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

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持時

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

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

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

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

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

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師古曰示復徵何武

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師古曰建

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

入二年未省師古曰不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師古

日瀕涯也音願賜數刻之間師古曰刻漏極竭師古

之思師古曰翬音沐沐猶蒙蒙也如淳曰退入三

泉死亡所恨師古曰三重之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

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司

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

師古曰行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

道無得行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

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

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

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宋祁曰南

字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

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

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

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

黨以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為

為之雄遂家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平帝即位王

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臯法案誅諸豪

桀師古曰風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宋

有與宣女婿字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詔顯

興與宣女壻許紺俱過宣一飯去音扶晚反宣不知

情上疑有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

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逵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

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

曰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後音于旬反郇音荀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後王之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也師古曰飭謹也紀逡

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

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服虔曰履猶屨也師古曰衣音於履既反著敝衣

躡空履也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器遺之也

被虛偽名師古曰被音皮義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

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

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

莽太子遣使祝以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祝祝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其子

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

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

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

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

守箕山之節也

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

江浙本作許二字今字

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强致師古

曰說讀

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屬音之欲反

著詩賦數十篇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師古

曰隃麋扶風之縣也隃音踰

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

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

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

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

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

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侯欲視

致賢人銷寇賊

師古曰視

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

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

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辭也謂

發跡雖異同歸於道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師古曰言蘭桂異類而各芬馨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

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

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師古曰懷

不能也言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

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

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今龔勝不受莽官蹈斯之跡也○

宋祁曰注文貞而不諒薛方近之師古曰君子論語稱孔

諒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信也薛郭欽蔣詡

好遯不汗絕紀唐矣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遯逃濁

前漢書卷七十二

珍做宋版印

前漢書卷七十二考證

有園公句綺里季夏句黃公句角里先生句○田汝成曰四皓名字當讀爲綺里季夏而後人誤讀爲夏黃公亦猶樂正裘牧仲之誤耳臣召南按杜甫詩曰黃綺終辭漢以黃綺並稱卽知唐人讀本不誤又按角里角字宋史儒林傳崔僿僿爲直講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姓或言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僿僿對曰臣聞刀用爲角音權兩點爲角音鹿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据僿僿此論則俗本作角字者亦非也宋祁曰角不成字當作角俗本又誤角作角蓋緣不知崔僿僿之論耳

其後谷口有鄭子真○按地理志谷口縣屬左馮翊王吉傳琅邪臯虞人也○臣召南按吉爲琅邪王氏之祖唐書宰相世系表曰秦將王離子元避亂遷琅邪後徙臨沂四世孫吉始家臯虞後徙臨沂都鄉南仁里

今者大王幸方與○胡三省曰方與縣本屬山陽郡武帝以山陽爲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

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注師古曰以仁撫天下云云○胡三省曰此以仁壽並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夭折也顏注非是

吉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云云○真德秀曰吉意以下蓋史家撮其大旨如此非本文也

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臣召南按賢父子猶云賢父之子

兩龔傳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臣召南按韓福事昭紀作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紀係錄詔書原文疑此八月當爲正月之訛又按羊壹頭壹字應作一各本俱誤耳

勿隨俗動吾冢云云注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云云○顧炎武曰古人族葬勝必己自有墓若隨俗入之意更於冢上種栢作祠堂則是動吾冢也蓋以朝代遷革一切飾終之禮俱不欲用

鮑宣傳勃海高城人也○高城地理志作高成

薛方嘗爲郡掾祭酒云云○臣召南按鮑宣傳特附
薛方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皆不仕莽世
清節著名者据後書卓茂傳茂與孔休蔡勳劉宣
龔勝鮑宣六人同志又申徒剛宣秉王丹王良郭
丹蔡茂及陳寵之曾祖咸各見本傳而儒林傳載
高詡包咸獨行傳載譙元李業王皓王嘉劉茂逸
民傳載向長逢萌王君公周黨譚賢殷謨王翳戴
遵皆立志較然不污新室爵命宜與薛方諸賢牽
連書之乃莽大夫揚雄一傳累牘連篇而於諸賢
聊表一二此則班氏之失也

皆見褒表至大官○臣召南按兩龔子孫後書無傳
鮑宣子永孫昱三世司隸後書有傳而宣妻桓少
君在列女傳

前漢書卷七十二考證

前漢書

書

卷七十二考證

二中華書局聚

珍做宋版印

前漢書卷七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韋賢傳第四十三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

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也戊荒

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于鄒又作一

篇其諫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也黼衣

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

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黻其音同聲○宋祁曰

注黼衣字下當更有衣字為彩當作謂彩亞字當作

亞其音同聲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賜於此得專征

也伐總齊羣邦以翼大商師古曰翼迭彼大彭勳績惟

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師古曰迭音徒結

反至于有周歷世會同師古曰繼為諸侯王赧聽譖

寔絕我邦應劭曰言自絕也管仲曰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我邦既絕厥政斯

逸也臣贊曰言自絕也管仲曰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

豕章亦非王赧所絕也予謂王赧時詎有豕章哉有

孟此詩為久矣不由赧也賞罰之行非繇王室曰繇古

與由文也字當刪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

周以隊師古曰庶尹衆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隊失也

類也音直我祖斯微于彭城師古曰遂微也遷字其

下並在于小子勤諉厥生師古曰宋祁曰諉數聲音許其反

隄此嫚秦耒耜以耕無有列位躬耕於野悠悠嫚秦

上天不寧迺眷南顧授漢于京師古曰秦高祖起在豐

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劉奉世曰秦視沛於

赫有漢四方是征師古曰此詩中諸數辭稱於其音

皆靡適不懷萬國師古曰懷思也來也適古處

同人皆思附而來也萬國所以平也適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

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師古曰兢兢謹戒也惠此黎民納彼

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也

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永長

也乃夷王立四年而薨也左右陪臣此惟皇師古曰爾雅云

也皇正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師古曰惟

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用繼其祖考之業也邦事是廢逸游是娛

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師古曰繇與悠同悠悠行貌放放犬也驅驅馬也務彼

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師古曰媮與愉同樂也言衆人

而王反以爲樂也失此稼穡以致困匱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

唯諛是信師古曰恢大也諭諭詔夫師古曰諭諭自

也媚貌也師古曰等音五各反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

下臣追欲從逸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

古曰藐與邈同應說曰縱也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

我王漢之睦親師古曰睦密曾不夙夜以休令聞師古

曰休美也令善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

靡顧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子之法正遐繇近殆其

怙茲漢戚屬不自昂慎以致危殆也繇讀與由同

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鑿嗣其罔則師古曰不

義是令後嗣彌彌其失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稍

岌岌欲毀壞也師古曰反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惟我

王昔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

事皆不在王心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

霸師古曰言興復邦國救止顛隊之道無如能自悔

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之賢則罔所愆雖有員然老

壽之入也謂髮落更生黃色者非也員與生而黃也劉奉歲

月其徂年其逮耆師古曰逮及也耆老人面不可

忽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師古曰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

後世也○宋祁我王如何曾不斯覽師古曰覽視黃

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黃髮不近者言遠耆老之

改作字姚其在鄒詩曰微微小子既耆且陋師古曰自

陋也鄙豈不牽位穢我王朝乎應劭曰言豈不戀此爵位

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宋祁曰穢一作朝所以去耳故下又

誤據史館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

李奇曰於此便行也宋祁曰注此文便行字下疑辭不欲

顯王之過惡也○宋祁曰注此文便行字下疑辭不欲

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

明慙且仁縣車之義以洎小臣車應劭曰古者七十縣

以縣車之義及我也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

師古曰洎音鉅冀反

越遷于魯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寤覺欲

絕同既去禰祖惟懷惟顧其師古曰祖舊居所以懷顧

也禰音祁我徒戴負盈路師古曰徐行也徒謂學徒

隨也戴負者謂爰戾于鄒鬻茅作堂師古曰與剪同也

徒我環築室于牆師古曰遠也我既畧逝心存我舊夢我

瀆上立于王朝應劭曰瀆猶不忘本也其夢如何

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我王弼師古曰弼事王違戾

我言也喟然師古曰丘位反泣涕其漣師古曰漣漣貌音連

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師古曰漣漣貌音連微微老夫咨

既遷絕謂師古曰咨嗟也洋洋仲尼視我遺烈師古

人故言示我遺業也視讀曰示孔子鄒濟濟鄒魯禮義

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師古曰餘土也我雖鄙

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師古曰餘土也我雖鄙

者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師古曰而者句絕

口且反○宋祁曰景德本絕作端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

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

欲篤志於學師古曰篤厚也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

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

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

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

關內侯食邑師古曰與徙為長信少府者太后宮名

為太后官屬也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

相封扶陽侯孟康曰屬沛郡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

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

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

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

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女成復以明經歷位至

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如淳曰籬竹器

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滿籬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吾陳人也不聞有此

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籬笮也揚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籬為籬然則筐籠之屬是也今書本

籬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宋祁曰籬浙本不從竹詳蔡注不從竹為是注文吾陳字下疑

有留字籬字疑作管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

謙遜下士音師古曰下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

送之師古曰輟從者之車馬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

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師古曰繇以明經擢為諫大

夫遷大河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後王國除為大河郡初玄成

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

賢以弘當為嗣故勅令自免師古曰恐其有罪見黜妨為繼嗣故令以病去

也官弘懷謙不去官為侯故避嫌不肯代父及賢病篤弘

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

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

師古曰博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倩音千見反共矯賢令師古曰使家

丞上書言大行師古曰為文書也以大河都尉玄成

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宋祁曰越本及別本又言

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

妄笑語昏亂師古曰便利大小便下有也宋祁曰徵至長

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

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

辟兄者師古曰避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

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

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師古曰

晻讀與

暗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

相執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

為小人也下疑有之字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

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師古曰枉

也屈也使得自安衡門之下於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

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

成不得已受爵下疑有侯字宣帝高其節以玄成

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

徵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

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

雨淖師古曰淖泥也音女教反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

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

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

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師古曰建也立為

伯故天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古師

曰翔翔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應

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元

曰歷世有爵位○宋肅肅楚傅輔翼元夷師古曰元

厥駟有庸惟慎惟祗孟康曰駟馬也尚書車服以

上車服有常同嗣王孔佚越遷于鄒師古曰孔甚

世壙僚至我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惟我節侯顯德

遐聞師古曰聞左右昭宣五品以訓師古曰左右助

品五教也訓理也左既耆致位惟懿惟奐師古曰言為相也五

也懿美也厥賜祁祁百金洎館師古曰祁祁行國彼

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

是理師古曰繹繹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

宗是師師古曰穆穆天子之容也宗四方遐爾觀國

之輝輝師古曰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

形謙師古曰節顯見也言其於休厥德於赫有聲師古曰

辭也休致我小子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己

末宋祁曰注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師古曰嬌彼車服

黜此附庸師古曰嬌此附庸言見黜而為附庸也赫赫

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

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師古曰言己恥辱之甚無

者以我顏寄之誰欲遠行去者當與於赫三事匪俊

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數辭也三事三公

顯職以賢俊為之我雖微蔑方自勉誰謂華高企其

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

易克厲然庶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于往也尤

往勿貳其過一曰貳謂不一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師古

曰令善也擇可擇之
辭一曰擇謂創也
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

唯肅是履師古曰戒他人初宣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陽憲王

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為嗣然用太子

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

輔以禮讓之臣師古曰讀曰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

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

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

以玄成為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

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

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師古曰

既令厥德言師古曰於人皆肅敬以善其德也儀服此

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詩邶柏舟曰

前漢書卷七十二列傳七中華書局聚

徒繼疑反○宋祁曰各余小子既德靡逮師古曰逮及

及棟疑作逮逮會是車服荒嫚以隊師古曰會明明天子俊德烈

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曰恤安也九列卿之位

字也我既茲恤惟夙惟夜師古曰夙早也言畏忌是申

供事靡懈師古曰申言自約天子我監登我三事師古

公之曰監察也三事三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望

我舊階先后茲度漣漣孔懷應劭曰我既此登為丞

君也臣瓚曰案古文宅度同漣而甚思之也司直御

事我熙我盛師古曰言司直及治事之人助我與盛而

務也羣公百僚我加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三事

惟囂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己居尊位懼不克勝而羣

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我

此然懼非所昔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合今我

居貶退無日昔我之隊畏不此居韻音基庶反今我

度茲戚戚其懼師古曰度亦居也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

爾位瞻仰靡荒師古曰靖謀也享當也天命無常慎唯善是祐謀當爾位無荒怠也

爾會同戒爾車服無嬖爾儀以保爾域師古曰靖亦古情字也

謂封邑也爾無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師古曰言

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福幸而於戲後人惟肅惟

栗師古曰於戲無忝顯祖祖○宋祁曰以蕃漢室玄成

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

年薨諡曰共侯初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

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

葬父墓上許焉子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

侯沈嗣自賢傳國至玄孫乃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

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

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為定

陶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列為三公○宋祁曰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

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

高帝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

廟為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

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宋祁曰二

本作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

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宋祁曰六十八

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宋祁曰六十八

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宋祁曰

即史皇帝之孫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宋祁曰

日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

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
若平生露寢矣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

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月十五晉灼曰

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月祠五月饋殮皆六月七月三伏

立秋糶奠又嘗粢八月先夕饋殮皆一月太牢耐祭用臘二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月

為二十五祠師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

古曰晉說是也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

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

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

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

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

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

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

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

宜師古曰言不必同也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

立宗廟師古曰親臨幸處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師古

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宋今賴天地之靈師古曰

江浙本並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師古曰同

無地字皆同示法制齊也○宋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

共承尊祀師古曰恭共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

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師古曰論語載孔預其與

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

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

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

○宋絲中出生於心也師古曰絲故唯

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師古曰禮皆備立廟京師

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宋

無助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師古

也改詩云有來雍雍○宋祁曰來至止肅肅相維辟公

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雍篇禘太祖之詩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辟百辟卿士也公

諸侯也有來而和者至而敬者助王禘祭是春秋之百辟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承事也

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

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

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

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

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

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師古曰著朕亦明也

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師古曰顯與

專同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

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

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師古曰迭五也親盡則毀

故云迭也音大結反○宋祁宋祁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

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禘也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禘

音大系反禘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

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師古曰昭

易其號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祭義

曰王者禘其祖自出師古曰祖以其祖配之而立四

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

也○宋祁曰配字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

疏之殺示有終也師古曰殺漸降周之所以七廟者

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

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

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師古曰二聖制禮作樂

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諡而已師古曰謂之成

也諡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臣愚

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上○宋祁曰帝字疑有皇字宜為帝者太

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

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

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

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

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

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出美人重絕

人類賓賜長老○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

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

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師古曰忠

也攘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

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師古曰重難也依違者一

年師古曰依違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

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

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

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

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

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

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

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

體謂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

從孫故云於義一體○劉敞曰予謂此言壹體者以

孝宣為昭帝後臣子壹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

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

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
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

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
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

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

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

駿奔走在廟也宋祁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風

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

師古曰此禮記祭法之言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

寢園日月閒祀皆可勿復修師古曰闕上亦不改也

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宋祁曰貴

字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師古曰適身

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

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

修奏可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

謹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

復之○南本宋本浙本作詔字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

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

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師古曰育養也休美也

也烈業也○宋祁曰疑作懼字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

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

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

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

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師古曰不今敢失禮

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

序師古曰序緒也謂端緒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

世帝王承祖禩之大義○宋祁曰義越本作禮皆不敢不自親

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間

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

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師古曰復音房

反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師古曰衡音如

若也中音竹仲反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

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

省察右饗皇帝之孝師古曰右讀曰祐開賜皇帝眉壽亡疆

眉師古曰眉壽言壽者而秀也疆境也居良反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師古曰反

猶還也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

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師古曰休美也

也典法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

也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

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

廟而遷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謂始嗣者也墮音火規反上陳太祖間歲而

裕師古曰間歲一歲也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

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

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

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

為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曰申

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祀皆可亡修

師古曰闕音工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

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

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衡摠引

之子孫本支陳錫無疆師古曰錫載周侯文王之子孫也

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竟也

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

師古曰言不從即以令日也師古曰令善也遷太上孝惠廟孝

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

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

師古曰共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

得師古曰於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

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

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

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宋祁曰廟字臣衡中朝

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

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

言不當師古曰六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

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

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師古曰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

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

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

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

焉師古曰與讀日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

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

福師古曰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

也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

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

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

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

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

武哀王昭哀后並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

廟之命師古曰復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
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

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

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宋祁曰所謂為疑作所謂臣請與羣臣雜

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

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

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

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

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

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宋祁曰狁浙本作允至宣王而伐之

上○景本有周字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師古曰薄伐言逐出之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

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師古曰嘽嘽衆也推推盛也

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為將率也言出師

衆盛有如雷霆方叔又信明其德既伐檢猶懲其

反推音他回反○宋祁曰注文嘽嘽當刪一嘽音他

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宗器古曰

器也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音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言無管仲佐齊桓公征討是故棄相之過而錄其功

以為伯首師古曰伯及漢興冒頓始疆破東胡禽月

氏師古曰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

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

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

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

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

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

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讀曰疲

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

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師古曰昆反置五屬國起

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

匈奴之左臂師古曰樂音來各反浪音郎西伐大宛並三十六國

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婞羌裂匈奴之右臂

師古曰婞音而遮反○宋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

垂無事○宋疑作西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

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

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撫讀曰摹其字從木又招集天下賢俊與

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

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
 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
 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
 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
 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
 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
 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
 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
 薄者流卑師古曰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各位不同禮
 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師古曰殺音所刻反七者其
 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
數故云變也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

甲爲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

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

也太戊太庚之子雍己之弟也武丁小乙之子○宋祁曰注文太庚景祐本作康校作庚刊誤據商紀改

康作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

師古曰毋逸尚書篇

名戒以無逸豫也繇是言之宗無數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然則所以

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

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

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

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

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

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

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

芟

師古曰召南甘棠之詩也解已在前翦字與翦同芟音步葛反

思其人猶愛其樹

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

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

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

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

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

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

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

也去音也並同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故春秋外傳曰日

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

禘則時享壇壇音善則歲貢張晏曰去禘為壇禰掃地而

土為壇除地為禰禘音他堯反大禘則終王蠻夷終

也師古曰每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德盛而游

廣親親之殺也亦如淳曰游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

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

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
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自
無毀棄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

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

讀曰墟○宋祁曰惠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中祁曰宋

越校本無至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師古

義也諡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

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魏相也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

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

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

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孝昭太后雲陵

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

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

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

不毀此兩統貳父○南本宋本浙本作父文違於禮制案義奏

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

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

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

受命而王者也○宋祁曰文字疑有王字非謂繼祖統為後者

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張晏曰奉明園悼皇考園也

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

司徒掾班彪曰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

而或者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宋祁云注文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越本謂字在後或者字下劉

敞曰注謂字注在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

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師古曰蕃音扶元反貢禹毀宗廟

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師古

復音數音扶目反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

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前漢書卷七十三

珍倣宋版印

前漢書卷七十三考證

章賢傳至於有周歷世會同○臣召南按唐書宰相世系表曰韋氏出自風姓顓頊孫大彭爲夏諸侯少康封其別孫元哲於豕韋其地滑州韋城也豕韋大彭迭爲商伯周赧王時始失國徙居彭城以國爲氏其說卽本此詩然豕韋顯名夏商國語左傳有明文至周以後書傳未見若春秋戰國數百年中則諸書並無有國名豕韋者韋孟謂歷世會同豈可信哉漢初人去古未遠其自譜世系卽已荒略如此宜無怪乎楊子雲之自敘多誤也

王根聽譖實絕我邦注應劭云云○劉攽云云○臣召南按孟詩已不可解應劭又從而實之愈誤劉攽之論確矣但詩中尚有可疑者漢以高祖諱邦爲國此句及下文寤其外邦於異他邦凡三用邦字倘所謂臨文不諱者耶

勤諛厥生注師古曰諛歎聲○楊慎曰方言云楚謂然曰諛說文諛謔也離騷云欸秋冬之緒風說文

欵轡也二字音義並同實一字耳皆楚語也

耒耜以耕○文選作耒耜斯耕又克奉厥後選作克奉厥次又臨爾下土選作照臨下土又殆其怙茲選作殆其茲怙又彌彌其失選作彌彌其逸又致隊靡曼選作致墜匪慢

韋賢子元成輒下從者與載送之○顧炎武曰下字如爰盎傳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復送至其家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云云○臣召南按天子七廟祭法禮器家語穀梁傳荀子王制無異文也謂自古天子五廟周因文武始加七廟惟韋元成此文而鄭康成注禮乃據其說商書不云乎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虞喜曰七廟不始于周伊尹已言之矣元成言禮甚疎故傳末詳載劉歆七廟之辨以糾其違

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臣召南按景帝初年詔卽尊孝文爲太宗是卽百世不祧之廟與高祖並崇矣可因親盡而毀乎宜許嘉等駁其議也又悼

考立廟非正宜有尹更始之言

前漢書卷七十三考證

珍做宋版印

前漢書卷七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承淺近之

深矣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

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

傳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

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師古曰殺於市茂陵大治後遷

河南太守○宋祁曰浙本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

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

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宋祁曰罪字疑從臯書乃自免去相使

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

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

殆矣師古曰危也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

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

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

不深惟國家大策師古曰惟思也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

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

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為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

諸司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

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

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殺不辜之獄

久繫踰冬會赦出宋祁曰繫字疑有之字復有詔守茂陵令

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

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

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師古曰易下繫辭云

君子臧器於身待時而動言不顯見其材能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蘇林曰霽

音限齊之齊臣贊曰此兩霽字也霽止也居部二歲

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

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

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

事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

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師古曰解及魯季孫在五行志

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

宰師古曰繇與由同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劉敞曰禹不為大將軍字之

也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

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或夜

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師古曰寢漸也不宜

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

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

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

副封以防雍蔽師古曰雍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

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

就第師古曰禹及雲山也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免

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

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

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

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

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

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

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

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

邊境雖爭屯田車師○宋祁曰浙本無屯字不足致意中今聞

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

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

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

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

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

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

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

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天子左右謂近者乃

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而論語季氏

冉有季路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

志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

乃可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上從相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

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

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

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宋祁曰已國家便

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

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

師古曰虞與娛同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

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商賈也趨讀曰趣或

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

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

師古曰惟思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因也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

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

乏餒師古曰餒餓也音乃賄反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師古曰行音下

更反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通師古曰言其省往來不絕也

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師古曰弛放也言不障

文音字當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飲馬也酤酒者糜費深也貯

積者滯也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

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

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

師古曰謂視也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師古曰畜讀曰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亡元

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

師古曰溥與普同○宋祁

曰注文溥字下當有一讀字

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

使至於此

師古曰慮思也

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

師古曰捄古救

字

今歲不登穀暴騰踴

師古曰價忽大貴也

臨秋收斂猶有乏

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

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

師古曰蚤未也

唯

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師古曰帥循也繇與

由同由從也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

○宋祁曰

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

陽及明堂月令奏之

師古曰表謂標明之采撮取也

曰臣相幸得備

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

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

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

師古曰豫卦象辭也忒差也

地變化必繇陰陽

師古曰繇與由同○宋祁

陰陽之

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宋祁曰江

無日字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

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南方之神

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為禮禮者西方之神

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為義義者北方之神

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為智智者中央之神

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張晏曰土為信信者誠誠

本無字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

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

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夏興坎治則

雷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

時師古曰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奉

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

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師古曰山木茂鳥獸蕃

師古曰音扶元反民不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

民說上下亡怨師古曰說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

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

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師古曰亂在外為姦在內

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皆字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

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

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

第八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

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

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蕭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

傅臣通等議師古曰陵王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

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

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既殃年壽永

究師古曰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

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師

古曰服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

禹也兒音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

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

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之疲於軍事者也一日新從軍而

休罷者也音薄蟹反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

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

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

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

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

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

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

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

三年薨諡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

侯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

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

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師古曰被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

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

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吉

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師古曰閒讀曰閑

也燥高敞也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

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並望氣者言長

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

繫者

師古曰條謂疏錄之

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

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

○宋祁曰納字疑作內

曰皇

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

○宋祁云浙本無者字

況親曾

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

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

生恩及四海矣

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獄者既因吉得生

而赦宥之恩

遂及四海也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

師古曰幾鉅依反數所角反次

下亦同○宋祁曰注文鉅字所字上疑皆有音字

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

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騎

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

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

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

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

祿之屬任天下之寄師古曰屬之欲反○宋祁孝昭

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故云大誼所

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師古曰恐危社稷故廢黜之天下莫不

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

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宋祁曰位列浙本

作列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

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

外家史氏後入掖庭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

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

大議參以著龜豈宜褻顯先使入侍○師古曰侍太后朱子文曰豈

宜褻顯豈字於文為悖恐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

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師古曰省遂尊立皇曾

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卽位賜

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

口不道前恩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

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

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宋祁曰親字疑有治字是時

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謂

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

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

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

師古曰督謂視察之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

組等共養勞苦狀師古曰反養音弋亮反詔吉求組徵卿

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

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

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

師古曰詩不云虞亡德不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

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

服拖紳就封之也
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

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

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師古曰瘳

與愈同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

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

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

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

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

不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
○宋祁曰長休告浙本無休字

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

然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

之名吾竊陋焉宋祁曰疑作陋後人代吉因為故事公

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

者酒數逋蕩師古曰逋職而游放也嘗從吉

出醉歐丞相車上師古曰歐音一口反西曹主吏白欲斥之

將復何所容師古曰言無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由

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音因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

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嘗出

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宋祁曰奔疑

犇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師古曰刺謂知虜入

作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師古曰刺謂知虜入

作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師古曰刺謂知虜入

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師古曰因曰恐虜所入

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宋

疑有瑣字下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

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未已詔召丞相

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

詳知師古曰卒以得譴讓師古曰而吉見謂憂邊思

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

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

賢吉師古曰與由同○宋吉又嘗出逢清道羣

鬪者死傷橫道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鬪也師古曰清

淨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

吐舌師古曰喘急息音昌亮反○吉止駐宋吉曰

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

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

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

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

可大熱師古曰少音式邵反○宋恐牛近行用暑故

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

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宋祁曰當

字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

誰可以自代者師古曰不諱言吉辭謝曰羣臣行能

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

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

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

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

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

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

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

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

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諡

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衛

尉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

出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之一日其夕丞相吉大怒謂其

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

人為言然後乃已師古曰免其罪罰也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

少子高為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

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

為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宋祁曰景祐

皇字淳化本作孝武非江浙本曾是時治獄使者丙

孫上無皇字刊誤據眾本添皇字

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

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師古

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時後遭條獄之詔吉

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

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治獄

郡縣也文穎曰不當在郡邸官也師古曰守丞者守

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本名作誰字言

姓又非也○劉奉世曰守丞諸說皆非蓋使誰如移

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

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

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

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食讀曰飢詔令

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宋祁曰注文廩字疑作

稟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師古曰

也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

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

師古曰盪戲也盪放也盪讀與

蕩同數奏甘毳食物

師古曰奏進也

所以擁全神靈成

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

報哉

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

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

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

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子

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也

孝宣皇帝

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

辭

師古曰刪削也

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

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

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

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

師古曰復音防目反

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

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

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
戶後復以爲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
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
蓋聞襄功德繼絕統○宋祁曰浙本無德字校本添所以重宗廟廣
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
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
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
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遠取諸物近取

諸身故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

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

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

師古曰名

位在衆上

臣之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

珍做宋版印

理公卿多稱其位師古曰稱副也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

豈虛虜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前漢書卷七十四

前漢書卷七十四考證

魏相傳舉賢良以對策高第○臣召南按相對策見韓延壽傳但彼文云以文學對策又祇舉褒崇節義一段亦非全文也

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注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臣召南按依顏注當如張敞傳稱兄孫山然下文魏相封事曰兄子秉樞機卽說此事蒙霍禹言之可稱兄子蕭望之傳亦曰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與此文同似非誤也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蘇轍曰三人者非賢于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徼倖功名之心則過于充國遠甚

中謁者趙堯舉春云云○臣召南按此趙堯疑另是一人必非江邑侯代周昌爲御史大夫者也上文云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其事當在高帝十年之初丞相之改稱相國

周昌之出爲趙相而趙堯代爲御史大夫叔孫通之由奉常徙爲太子太傅皆此年事也据功臣表江邑侯趙堯以漢五年爲御史則未嘗爲中謁者矣

丙吉傳吉奏記光曰云云○臣召南按此時定策吉爲首功不止從前保護曾孫有恩也傳詳述其奏記云云見杜延年等勸光立宣帝其功實在丙吉之下

其封吉爲博陽侯邑千三百戶○按表作千三百三十戶又按此詔宣帝紀元康三年吉與史曾史元許舜許延壽及張賀子彭祖同日封

前漢書卷七十四考證

前漢書卷七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師古曰眭音息隨反今河朔

應劭並云音桂非也今有昺姓乃音桂耳漢之決錄

又不可作眭字寧可混糅將為一族又近代學者旁別

昺氏譜以相附著私譜之文出於閭巷家自為說事

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托無所取信寧足據乎蕃

錄音反○宋祁云決少時好俠鬪雞走馬長乃變節從

嬴公受春秋師古曰嬴姓也公長老之號耳以明經

為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

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

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

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師古曰社木社

主之樹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

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

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

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師古曰僵偃也偃

○宋祁云象字下疑有而字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

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

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

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

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差擇禮以

帝位師古曰禮也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

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師古曰內官署

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

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眾大逆

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卽位徵孟子爲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宋祁云陸德明論語序釋文夏戶字長公雅反勝音升或式澄反一作升澄反

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師古曰共讀如恭恭王名餘景帝之子也○宋祁云王字

下疑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

勝爲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

行傳說災異後事師古曰姓簡名簡音姦又從歐陽氏問

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喪服也徵爲

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出游

戲也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

陛下出欲何之師古曰與古字下疑有車字王怒謂勝為

祆言縛以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

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

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宋祁曰言字疑作泄迺召問

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

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為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五行志

曰不敢察察言也○宋故云臣下有謀本云劉敞曰傳

道而勝自以為不欲分明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

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白太后師古曰卒終也

上疑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

太后省政師古曰省視也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

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師古曰與讀曰豫定

策安宗廟益千戶侯無國云何言益宣帝初即位欲

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

宗廟夙夜惟念惟師古曰思也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

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羌劉奉世曰氏不在南恐誤昆明甌

駱兩越師古曰甌駱皆越號東定歲貉朝鮮張晏曰歲也貉也

曰歲字與穢字同貉音莫客反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塞自

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

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

褒周之後宋祁曰周之後越本邵本無之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

路上天報况况師古曰况賜也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

鉅魚師古曰鉅大也致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

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師古曰稱副也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

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

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

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

到反百姓流離物故者半師古曰物故謂死也○宋蝗

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相食畜積

至今未復師古曰蓄畜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

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

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

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義田廣明劾奏勝非議

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

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

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

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

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師古曰論語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霸引之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

更冬講論不怠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

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乃

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

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宋○

祁曰曩字疑作迺字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

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

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

謂上為君師古曰見天子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

當相呼上亦以是親信之其質樸也嘗見出道上語

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上聞而讓勝師古曰讓責也勝曰陛下

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

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

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云通謂陳道之也懲勝復為

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師古曰

後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

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

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師古曰地芥謂草

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自師事勝及

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

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

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

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

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師古曰顓

與專同專門者自別爲一家之學爲議郎博士至太

子少傅勝子兼爲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

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

賞爲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爲豫章太守而建子千

秋亦爲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

壽字贛師古曰贛音貢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

用師古曰王字上更有梁字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

舉補小黃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

先知姦邪故欲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師古曰

盜賊者不敢起發故欲遷爲他官也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

秩留師古曰依許留而增其秩卒於小黃贛常曰

前漢書卷七十五列傳五十一中華書局聚

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

更直日用事○宋祁曰卦本以風雨寒温為候孟康曰分

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

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

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

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師古曰更

工衡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

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閑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

光陰霧不精師古曰精謂也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師古

曰言且欲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師古

悅曰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

瑞應著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末世以毀譽取

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

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

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專上令

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師古曰溫室殿名也皆以房言煩碎

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時部刺史

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

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

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顯友人

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

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閑宴時而入見天子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

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

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

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

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

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此師古曰卒終也

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

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

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

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宋祁曰江南

本云能以性智求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

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師古曰視今陛下即

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

霜冬靄師古曰靄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

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

師古曰皆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

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師古曰與上曰然幸其

瘡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瘡與愈同愈猶

道猶幸勝於往日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誰

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

師古曰如若也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

下之士者是矣師古曰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

曰已諭師古曰言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

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

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雍塞師古曰

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師古曰立元帝於是以為房為魏

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

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如淳曰令

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

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二年二月

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

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

曰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雜卦氣于消

息卦也○宋祁曰注文當作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

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

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師古曰言權

郡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

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氣復乘

卦太陽侵色也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

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也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

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掩蔽也師古曰覆己卯庚辰之閒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

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

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師古曰郵

行書者也

書若今傳送文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

人始去寒涌水為災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至天氣寒而又有水涌出也

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

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

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

死臣猶言也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

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

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

曰趣讀曰促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恐自以為憂責也

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當亦當也

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師古曰陝縣

也音式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

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八十分

分起夜半是為戊子之日常在晨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此陛下

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疆

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

還封氣以寒温不效後九十一日為還風太陽復侵色

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

不改必有星亡之異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臣前白九年

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

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

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

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迺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

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

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也音弋歧反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

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

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

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其說之以為上意

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己故為眾所排博曰淮陽

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

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師古曰恐不可也博曰前楚王

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

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

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師古曰韋成也此尤不欲行

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

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

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鈎盾令徐立代之

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

事因令房爲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

石顯徵司具知之

○宋祁曰與疑以房親近未敢言

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

子誑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爲

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爲庶人房

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

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

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卽位諸儒薦之

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

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

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

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師古曰鄉若迺懷邪知益為

害當○宋祁曰知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

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

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

故為貪狼也○宋祁曰注文故多字多字可刪可

添四字云多所好故為貪狼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

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

賊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

為陰賊也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

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

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陰王者忌

刑之曰故以喪惡以云為戒張晏曰卯刑子相

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以子卯夏殷

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古曰儒者以子卯夏殷

子卯陰陽家言子卯相刑午酉自刑若相刑可忌自刑不可忌邪言夏殷亡日是也此聖人戒後世使自

傲爾武與其日稷食菜羹為戒也非以日凶也何說湯武與及德勝殃乎今桀以丙辰滅紂以乙丑亡

亦用辰丑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曰孟康為疾日爾

方火火生於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西方之情喜容受故為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為廉貞

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於孟康曰西方金生於己盛於萬物故為喜利刃所加

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師古曰小雅吉日之詩也其詩

午之吉日簡擇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車馬以出田也

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未故

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故樂也水下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為姦邪

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孟康曰下方謂南與

為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疆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

時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辰未屬陰戌丑屬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

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也辰未屬陰戌丑屬

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

事雖衆何聞而不諭師古曰諭謂曉解之豈況乎執十二律而

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

道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

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

之氣也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未

也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也晉灼曰癸未日風

未辰也申張說是也加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

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張晏曰平

昌侯欲依上來學為時邪也風曰加申申知秘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為正日加未而來為邪時

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

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為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

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

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孟康曰假令甲子日

不用也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張晏曰

君燕見臣則使臣為主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

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

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為正北與

東為邪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

北寅丑為正西南申未北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

俱邪孟康曰大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

見者反邪孟康曰凡占邪以見者為本今自知侍者邪

上言忠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反然則小邪屬也即

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孟康曰

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

灼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日加之行

也過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

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師古曰繇與由同參之六合五行則

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為

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宋

作與字疑觀性以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

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

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

敬丁壬觀情以律張晏曰情謂廉貞寬大公正姦

主之也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師

曰易上繫之辭也道周萬物故曰露之則不神獨行

顯諸仁日用不知故曰臧諸用也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

郡國十一饑疫尤甚上迺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

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

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

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獠道縣師古曰獠音桓劉奉世曰有蠻夷曰道稱道則不稱縣也此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

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

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

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

辟朕甚閔焉慚怛於心師古曰慚音千感反已詔吏虛倉廩開

府臧振揀貧民師古曰揀音救古字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師古

勉也曰茂有可蠲除滅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

過失靡有所諱師古曰悉盡也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

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

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師古曰視

讀曰示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

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

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

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

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

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師古曰說

音悅言不悅詩書而以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

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師古曰燭照也布德流惠靡

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師古

分曰賦謂之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

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師古曰

雅篇也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

知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

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

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

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

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

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

初庚寅日黃鍾律起用事也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

公正貞廉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晉灼曰

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百年之精歲也正以

精歲本首王位張晏曰春也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

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廩開府庫之屬

也復補也音扶目反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

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

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

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

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

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

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

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絕男女之好也若杜陵園其已

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

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

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

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

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

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宋祁曰注文火災下

疑有故唯陛下財察與師古曰財明年夏四月乙未孝

武園白鶴館下○疑有災字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

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

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

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

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間卒其終始師古曰間

也盡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

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

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古師

曰畜讀曰蓄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臣聞昔

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殷王

庶咸怨乃遷都事見尚書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

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

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重民

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

師古曰今在豐縣南驪山頂

也上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

○宋祁曰洽疑作給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

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

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

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

師古曰鄉讀曰嚮介隔也礙也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

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

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陛下共己亡為

師古曰共讀曰恭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

高宗漢家郊北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

亶居而改作如淳曰亶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度也師古曰亶讀曰但但居謂依舊

也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

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師古曰讀曰蓄次下亦同臣聞三代之

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

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師古曰召讀曰邵有司各

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師古曰言所任皆得賢材也天下甫二世

耳甫始也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

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周書上逸篇也其書曰周公曰烏虍毋若殷王紂

之迷亂酒德哉是也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

于殷駿命不易師古曰言殷家自帝乙以詩也師衆也駿大也

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漢初今宜以殷王賢愚為鏡知天之命甚難也

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
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
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
九主矣如淳曰呂后爲主不得雖有成王之明然亡

周召之佐師古曰召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疾疫

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故地比震動

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師古曰比類也溷繇此言之師

曰繇讀與由同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

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

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

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

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張晏曰如因今丙

是時在甲戌當轉在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

乙亥丙子左旋之也

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

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釁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

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雖周之隆

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

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

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

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

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

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

郎為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

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

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

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

數為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己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阨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曰書云天聰明師古曰虞書臯陶謨之辭也天蓋

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曰紫宮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迴轉

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為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

微四門廣開大道孟康曰四門太微天之四門也五經六緯

尊術顯士孟康曰六經緯五經緯也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

緯及樂緯也孟說五經蓋謂二劉攽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說五經蓋謂二劉攽曰正言翼張舒布燭

臨四海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少微處士為

比為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輔佐也故次帝廷女

宮在後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次也太聖人承天

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師古曰賢賢尊上也易弋二反

前漢書卷七十五列傳 七 中華書局聚

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

相各專一面而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

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諫諫之言任乞乞之

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師古曰諫譏小善也乞乞壯

言言鄭可襲乃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

遂為晉襄公所禦而敗於穀三帥盡獲匹馬隻輪皆

無反者譏音踐乞反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

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師古曰謂晉歸三帥之後穆

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自言前有所過失矣百里奚

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失矣百里奚

本虞人也穆公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

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

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
唯有賢友疆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
曰歷象日月星辰師古曰虞書此言仰視天文俯察

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

繇俗師古曰繇讀與謠同繇俗者謂若童謠及輿人之誦以制法度考禍福舉

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明君

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

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

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宋祁曰

南本無動字民字下疑有困字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師古曰將引致大寇也

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

駭女孽入宮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此獨未效閒者重以水泉

涌溢旁宮闕仍出李奇曰旁宮闕而重直用反旁薄即

反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康曰積水

一星在北斗星東南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日數湛於極陽之

色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羽氣乘宮孟康曰西方為

前漢書卷七十五列傳六中華書局聚

羽也羽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

水也水陰為臣宮中央土也土為君今水乘土言臣

君也於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古師

曰錯雜也言河徙流不從故道也盛冬靄電潛龍為

孽孟康曰龍見井中幽囚之象也五行繼以隕星流彗維

填上見孟康曰天文志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維

始出所見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日蝕有背鄉師古

鄉音步內反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

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師古

得延期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師古曰屬者謂

反日月光精時雨氣應師古曰精謂光明也宋此

皇天右漢亡已也師古曰右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

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

也於天士天士應宿台鼎之臣也師古曰李說是諸闢

茸佞譎抱虛求進音師古曰關音吐臘反茸及用殘賊

酷虐聞者若此之徒字○宋祁曰聞古諂字皆嫉善憎忠壞天

文敗地理涌趯邪陰湛溺太陽師古曰趯字與沈同為主

結怨於民音師古曰為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

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

猶鐵炭之低仰見效可信者也孟康曰天文志云縣

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

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堤防省池澤稅以助

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

徵韓放服虔曰姓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

尋哀帝初卽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

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

音師古曰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

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

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

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

待詔師古曰過猶謬也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師古曰玉

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師古曰比類也復時見延問至

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

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閒宿留瞽言師古曰閒謂空隙之

時也宿音先就反留音力救反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

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

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師古曰上天成象故曰縣象也夫日

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師古曰晷

也景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

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

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

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師古曰晡與暗同又音烏感反

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

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

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

營師古曰營謂繞也○宋祁曰謂繞惑之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

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

日中閒差瘡師古曰瘡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

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

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

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

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

賜以財貨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宋祁曰浙本官位

下更有官位二字 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

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宋祁陽不能

制陰陰桀得作閼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

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

里立表萬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

紀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

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閼者月數以春夏

與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閼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

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過軒轅上后受氣

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爲后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

皆失色厭厭如滅鄭氏曰厭音壓桑反此爲母后與

政亂朝師古曰豫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

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屋謂倚任也

大柱小可為寒心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唯陛下親

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疆本朝師古曰邪佞

惡勿得寵異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

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

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

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

也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營劉攽曰熒惑周歷兩宮

作態低印張晏曰兩宮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

曰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

當從尾北而今貫之尾為後宮之義也○宋祁曰注

文義字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兵

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龍當門而出隨熒

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

精此陛下神靈故旤亂不成也熒惑厥弛張晏曰厥

弛動搖貌

○宋祁曰注末疑少
六字
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

類而擁蔽善人
太白出端門
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門
臣有不臣

者火入室金上堂
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

也
兩宮字下疑有宮亦室三字
不以時解其憂凶填

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
師古

滅消散積惡
師古曰滅與穢同
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

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

之孟天所以謹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

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
師古曰彗與字同
四孟皆出

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

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
師古曰篤厚也右與祐同祐猶助也
宜深自

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三加以號令

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閒者春三月治大

獄○宋祁曰來字疑作成字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

災○宋祁曰小字疑作少字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

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宋祁曰疑作誅而不顧

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

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

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師古曰此艮卦象

則有光明也書曰敬授民時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言

也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

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師古曰枹

前漢書卷七十五列傳三十一中華書局聚

也音孚其
字從木
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尙書近臣

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

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

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孟康曰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

之統陰陽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

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

洪師古曰周書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

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

水漂涌與雨水並為民害師古曰畎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

深二勿謂之澮川者水貫穿而通此詩所謂燁燁震流也畎音工犬反澮音工外反

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燁燁光貌寧

安令善也言陰陽失和雷電失其咎在於皇甫卿士序不安不善故百川又沸騰

之屬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唯陛下留意詩人之

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
上中下其上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
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
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閒者關東地數震五星
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
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
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師古曰折衝突為害者則能折挫之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
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
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
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
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
人故世陵夷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積替也馬不伏歷不可

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師古曰伏歷謂伏槽

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孔子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師古曰論語載非虛言也陞

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

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

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師古曰言在詔

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

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

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

結舌師古曰不邪偽並興外戚顛命君臣隔塞至絕

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

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
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

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

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

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

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師古曰遣歸農業以視天

下師古曰視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

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

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劉攽曰

衍字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

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

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

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

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

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

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

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

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服

灼曰重平勃海縣也晉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

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

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

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

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為不合

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

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

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

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

疾變異屢數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

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

咎殃且亡師古曰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宋祁曰下得字可刪劉敞曰得道

不得行下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

久寢疾幾其有益師古曰幾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

制丞相御史○劉敞曰冀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師古

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而終其命也○宋祁曰南本浙本命字上有厥字言大運壹

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

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

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

錯謬高下貿易師古曰言山大異連仍盜賊並起

連字一本作逆字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

漸滅亡也惟漢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

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右讀曰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

興○宋祁曰漢字下疑有于字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

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

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

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

也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

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

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

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

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為百姓獲福

師古曰幾讀曰冀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

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

為過矣○宋祁曰為字當作謂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

除之師古曰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

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

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師古曰當謂傾處正其罪名傾

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滅

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師

可得而聞言師古曰謂易辭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已矣師古曰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此皆論語述子貢之言也

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

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

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

言仿佛一端師古曰仿讀曰髣佛與髣同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

前漢書卷七十五列傳 三 中華書局聚

不免乎億則屢中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故此贊引之

言仲舒等億術所言既多故時有中仲舒下吏夏侯

囚執睦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

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

密以失身悲夫師古曰易上繫辭曰君不密則失

前漢書卷七十五

前漢書卷七十五考證

陸弘傳從嬴公受春秋○儒林傳嬴公東平人受公羊春秋於董仲舒故弘書稱先師董仲舒也

至符節令○按百官表符節令屬少府

漢家堯後○臣召南按以漢爲堯後始見此文然則

弘雖習公羊亦兼通左氏矣其後劉向父子申明

其義而新莽亦因以爲篡竊之本

京房傳補小黃令○地理志小黃縣屬陳留郡

時部刺史奏事京師○胡三省曰刺史各部一州故

曰部刺史

今爲治邪亂邪○臣召南按通鑑考異曰故資政殿

學士邵亢得兩浙錢王寫本漢書無亂邪二字有

上曰亦極亂爾尚何道房曰今十二字據此則古

本無亂邪二字

翼奉傳與蕭望之匡衡同師○臣召南按儒林傳其

師東海后蒼也

詩有五際注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

○臣召南按孔穎達詩疏曰鄭元六藝論引春秋緯孔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況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齊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据此則五際不言戌而亥爲二際矣但緯書怪妄百出其是非初不足辨

李尋傳與張孺鄭寬中同師○臣召南按孺字誤也据儒林傳張山拊事小夏侯建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此文張孺卽張無故而舉其字當云張子儒傳寫之訛遂合兩字爲孺字耳

五經六緯注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師古用孟康說而劉歆駁之謂正說星宿何故忽說五經其論甚合但所云天文六緯名目劉歆亦未嘗指實也

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云云○通鑑考異曰按公卿表傅喜爲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一月罷地震在九月當是時喜已不爲衛尉矣

歷紀開元○哀帝紀作歷數開元未知孰是又夫受天之元命紀作夫基事之元命

贊哀平則李尋田終術○田終術見翟方進傳又見王莽傳

前漢書卷七十五考證